



古诗词里听春雨



◎诗词歌赋

春天,总是讨人喜欢的,有人爱春的姹紫嫣红,有人爱春的草长莺飞,有人爱春的阳光明媚,而我,却独爱春的细雨绵绵。春雨淅沥的夜,小轩窗前,香茗一杯,诗书一卷,于诗词中品读春雨,别有一番趣味!

春雨里有“苦”。“苦”是人生常态,古今概莫能外。比如,别离之苦原指与相爱之人分别的痛苦,往大了说,也包括亲朋好友、相识相知者。对于王维来说,与老友分别是痛苦而伤感的——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,在“渭城”的“朝雨”里,只能“劝君更尽一杯酒”,因为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。而对于刘长卿来说,那年的“闲花细雨”里,却另有一番苦涩。他在《别严士元》里写道:“春风倚棹阖闾城,水国春寒阴复晴。细雨湿衣看不见,闲花落地听无声。日斜江上孤帆影,草绿湖南万里情。东道若逢相识问,青袍今日误儒生。”他乡遇故知是快乐的,但与好友在江南烟雨中“聚散匆匆”的一幕,难免让诗人生出“世事无常”的感慨来,更触动了他的心结:报国无门、壮志未酬;而对于“青袍”(代表低官阶)的纠结和神伤,也流露出他对“功名”的在意和向往。

春雨里有“乐”。辛弃疾说:“叹人生,不如意事,十常八九!”正因烦心的事太多,人们才会努力去寻找快乐,并试图留住快乐。欲图一时之乐,并非难事,譬如出去走走,在“沾衣欲湿杏花雨”的时节里,来一次“最爱湖东行不足,绿杨阴里白沙堤”的春游,就是极好的!而要时时乐、常常乐,偶尔浪个一次两次的,已然无法满足,除非能像唐代诗人张志和那般看破红尘,放下功名,扁舟垂纶,浮三江,泛五湖,渔樵为乐。这位外号“烟波钓徒”的著名诗人曾用一首《渔歌子》描绘了他逍遥自在的隐居生活: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。青箬笠,

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而要享受这种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理想派生活,要放下很多东西,可见,快乐是有“代价”的。

春雨里有“失”。诗人陆游在客居京城时曾作“春雨”诗一首,其中“小楼一夜听春雨,深巷明朝卖杏花”两句被后人广为传诵。人们津津乐道于由诗人听觉所勾勒出来的江南春景图: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春雨,清晨小巷里的卖花女,一切是如此的明艳美丽。但却往往忽略了“一夜”这个关键词。诗人为何听了一夜的春雨?是因为皇帝召见而兴奋得睡不着?非也!事实上,诗人是因忧思过重而失眠,只能听着淅沥的春雨,点滴到天明。那么诗人又为何而忧、因何而愁?或可用“失”字来形容一二:其中当有烈士暮年、壮志未酬的失意,更有对当时的朝廷偏安一隅、软弱黑暗的失望,或许还有对已然“失去”的金戈铁马、意气风发的峥嵘岁月的无限感怀。不管怎么说,对于到老“僵卧孤村不自哀,尚思为国戍轮台”的陆游来说,临安城那一夜春雨里,必然还藏着一颗浇不灭、吹不熄的拳拳报国心!

春雨里有“得”。俗话说“春雨贵如油”,指的就是对于农民、农作物来说,春雨就像油一样宝贵难“得”。这一点,对于定居成都草堂多年,久于农耕的杜甫来说,是有切身体会的。他在《春夜喜雨》中从一个老农的角度,以欢快、喜悦的笔触写道: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是啊,能不高兴么?对于农人来说,天降喜雨,润泽万物,农作物的长势更好了,丰收的前景可以预期,这就是最大的“得”。而对于大半辈子颠沛流离、饱经战火蹂躏的诗圣杜甫来说,更是“难得”:至少不用担惊受怕、疲于奔命了,至少不会居无定所、食不果腹了,至少可以活得像正常人一样,儿孙绕膝、享受天伦之乐了。毕竟,好好地活着,比什么都重要!

文/项伟

◎文化趣谈

“破天荒”趣话

“破天荒”一词,意思是指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,或第一次出现的事。

“破”当然是“打破”之意;“天荒”本意是“漫天荒原”。那么“破”和“天荒”何以组成一个词语,且为人们所熟知呢?说来挺有意趣。

据史料记载,唐代科举考试制度规定,每逢在京城殿试之际,全国都要将本地优秀考生送京入试选拔。荆南地区(今湖北一带),曾有长达五十年没有一人考中进士,于是大家讥笑荆南是原始荒蛮之地、偏荒落后之地,冠以“天荒”称谓数年之久。唐宣宗大中四年,荆南终于有个叫刘蜕的考中了进士,总算破了“天荒”,为当地乡民争了一口气,官民无不为摘掉了那顶戴了五十年的“天荒”大帽子而高兴。当时,魏国公崔弦镇守荆南一带,得知刘蜕考中进士,便写信表示祝贺,并赠他七十万“破天荒”钱。刘蜕不肯接受崔弦所赠之钱,在给崔弦的回信中,他写道:“五十年来,自是人废;一千里外,岂曰天荒。”“破天荒”的说法,从此流传全国,它有空前壮举、突然扬名、首次出现等含义。旧时,文人常用“破天荒”来表示突然得志扬名。

宋代苏轼曾将“破天荒”写入诗中,且还伴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据北宋学者邵伯温《邵氏闻见录》载:苏轼在被贬到海南岛后,当地很多学子慕名前来求学,其中有个年轻后生姜唐佐与众不同,儒雅、好学、聪明,有士子之风,但海南那个地方也是号“天荒”的,没有出过进士。苏轼觉得很可惜,便劝他进京应试,并赠诗两句“沧海何曾断地脉,白袍端和破天荒”。意思是说,海南虽然偏远,哪会割断与中原的联系,你现在虽然穿着白袍(古代未中士人的便服),但我相信你日后一定会考中。苏轼还说,“异日登科,当为子成此篇”,即今天只写这两句,以后你真的登科,我会续成全篇送给你的。

姜唐佐没有辜负苏轼的期望,后来,他北上赴试中了举人,成为见之史载的海南第一位举人。中举后,姜唐佐拿着两句诗找苏轼,可遗憾的是苏轼已过世两年了。几经周折,姜唐佐找到了苏轼的弟弟苏辙。苏辙听了姜唐佐的讲述,非常激动,为给这位边远地区的学子以鼓励,立即动手凑齐了另外的六句:“生长茅间有异芳,风流稷下古诸姜。适从琼管鱼龙窟,秀出羊城翰墨场。沧海何曾断地脉,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锦衣他日千人看,始信东坡眼目长。”最后两句既是对姜唐佐的鼓励,又是对苏轼的缅怀,这可真是“破天荒”入诗的一段佳话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